28
082.1
Ka452
0(th)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元經薛氏傳序

元經始晉惠帝終陳後主凡三百年益聞夫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

5441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又曰
春殊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
元經抗帝以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
歸乎然帝衰於太熙故元經曾此振
起之也中國盛乎皇始故元經挈名
以正其實嗚呼天下無賞罰三百載
聖人在下則追書褒貶以代其賞罰
斯周公典禮使後王常存而行焉仲
尼筆削使後儒常職而述焉收受經
於夫子何足以究其潭奧輒爲傳解
發明師訓之一二云唐河東薛收撰

隋王通經　薛收傳　阮逸註　南昌袁絅校

〈經〉晉太熙元年春帝正月、武帝太康十一年惠帝即位改太熙元年又改永熙夏四月、立太后楊氏、賈氏爲皇后五月辛未葬武皇帝、丙子太傅駿輔政、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以何劭王戎楊濟爲師傅、冬十月石鑒爲太尉、隴西王泰爲司空屯兵四出

傳曰、經者、正也、常也、天以南北爲正。聖人以典禮爲常。皆謂之經者。天人相與爲法也。經取天之正以爲本聖人以

常爲晉者、司馬氏始封之國也帝自晉王受魏禪、法

故國號晉、司馬宣王河內溫人、溫晉地也故啟封

惠帝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秦兼三皇五帝而傳非其道也

尊虛名而已、故曰不帝　孳名索實。春秋書王所以此不可去。

帝所以正國中也　改元立號。非古也。古者國君始卽位則稱元年無改元之禮

自漢有初元中元之號、後世因之此亦不去

年號不必盡取古　故書年號、帝稱名、沿漢舊制也。經書晉者本中

國號也太熙元年帝正月者存舊制也

四月崩、是月惠帝立、經書帝而不書卽位微旨也。

曷謂微旨。曰、春秋之法。隱莊閔僖皆有故不書卽位之禮。或讓而不爲。公羊曰隱公讓桓之意　或痛而不忍。穀梁曰先君不以道終是以不言卽位　或亂而不成禮。左氏曰閔公不書卽位亂故也

或出而闕書。或踰年而追書。左氏曰僖公不稱卽位出故也昭公薨於外定公踰年追行卽位之禮史亦追書也晉惠不書卽位、與魯諸侯異焉。曷異爾曰春秋者因諸侯之史作焉。故公卽位皆稟命於王。有所不書則禮有所不至也。元經因天子之史作焉。帝卽位。皆受命於天。有所不書。則天有所不與乎。故仲淹亦不與其卽位也不與柰

何、曰、惠帝君不君政出多門。天下由茲大亂。雖嗣位猶無位乎。故不書即位。元經之微旨也。言元經因惠帝不君所以作也。

不明貶故微旨楊氏者何、曰、武帝元楊后之妹謂之悼、楊后無子、元楊后生惠帝早亡惠帝即位、尊悼后爲皇太后、書曰立太后楊氏禮也、先書立太后言天子必有后尊也後云楊氏言推恩及親也

賈氏充女初武帝將娶衛瓘女、而楊氏欲娶賈氏女、遂以爲太子妃、武帝憂太子不慧、試以疑事使決之。賈氏令給事張泓具草使太子寫荅、武帝悅、至是政由賈氏天下亂矣。書

曰賈氏爲皇后、猶言賈氏自爲之也。不言立非惠帝立之也

武皇帝四月崩、五月葬、譏速也。周制、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天下會葬有不至則禮不備。凡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不葬謂之緩。春秋皆譏之。元經本春秋

太傅駿孰謂、曰楊駿也、胡不書姓、曰貶也、曷貶爾、曰駿爲太傅受先帝遺詔輔政。百官總已不能效伊霍之忠。稔成賈后之惡。晉室禍階實自駿始。故去姓以罰其罪。惡之深也。書太傅、責官重也。元經貶惡義權衡輕重各有所存是以有書名而去姓者有書姓名而去官

者前後別例各不同傳釋之詳矣廣陵王遹惠帝子也立爲皇子正也何劭爲太子師王戎爲太子保同書之謹其職也裴楷和嶠張華衛瓘皆爲保傅不書省文石鑒爲太尉隴西王司馬泰爲司空書三公得其人也鑒字林伯太康末拜司空武帝晏駕楊駿疑汝南王亮白太后詔鑒率固陵兵討之鑒獨不然遣人視亮別道歸許昌駿疑乃止時論稱鑒不以權臣誣害宗室正也司馬泰字子舒遷太尉錄尚書事雖爲宰輔服膳如布衣任眞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是王公事親恭謹居喪哀戚爲宗室儀表當時以節制見稱餘王莫能比同書者王公得賢也元經凡書姓名及稱官者皆無貶元經始事也下文書薨蓋終其善也有不書薨者則有譏焉屯兵四出何曰楊駿輔政慮他變乃遣石崇胡奕趙俊趙歡將屯兵四出以示威也不書遣不由帝也戎兵國之大事書兵而不書人不稱詔遣者政由臣下出也兵出無名此義從而顯

〈經〉太熙二年春帝正月乙酉改元永平又改元康自太熙改永熙共一年耳太熙二年又改元康一年三改非禮也故經止書太熙二年而已三月中

書令和嶠卒、辛卯賈氏殺楊駿夷三族、壬辰賈氏廢
皇太后、壬寅汝南王亮爲太宰、夏五月甲戌毘陵王
軌薨、無傳按元楊后生悼王軌壬午賜天下孝悌高
年穀寡力田者帛、六月賈后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衛
瓘、乙酉曲赦洛陽、秋七月置江州、冬十二月辛酉、京
師地震、秦王東薨、無傳按秦獻王東字宏度惠帝同
遺旨乞歸藩至汝南王亮楚母弟也傷駿勇氏詠滅乃述武帝
王瑋被誅時稱東有先識
傳曰、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君子謂違春
秋未踰年不書即位之義故書太熙二年正月失

也和嶠、字長輿、世爲魏大臣襲爵上蔡伯、以平吳
功轉侍中、見太子不慧、因侍坐曰、皇太子恐不了
陛下家事。荀顗荀勗皆稱太子明識、嶠曰聖質如
初爾。武帝不悅然知其言忠。後惠帝立賈后使帝
問嶠曰、不了家事、今定云何、嶠曰、臣事先帝曾有
斯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至是卒、世稱其先見。書
官以卒、善其終也。官未至三公不書薨賈氏殺楊駿、賈氏不
稱皇后、駿不稱官、兩貶之也。曷謂兩貶、曰、駿以后
黨權傾天下。早不能圖賈后而賈后與黃門董猛

連兵討駿。駿迎于馬廐。以戟殺之。楊氏夷三族。不稱官。與無官同也。不稱后。不與其爲后也。賈氏廢皇太后者何。曰悼后。駿女也。駿既誅。及矯詔廢悼后爲庶人。徙金墉城。稱賈氏。不與其爲后。元經之權也。汝南王亮爲太宰。言自安爲也。附賈后將取禍也。（爲六月賈后復殺亮張本）漢制賜孝悌力田等帛。且曰孝悌力田。古之師也。力田生民之本也。高年鰥寡者亦賜恤之。皆古道也。書之存舊典也。（非賈后事也）賈后殺汝南王亮及其太保衛瓘。春秋之法。大臣相殺死。凡稱名所以示殺者之罪。若王子虎乱殺毛伯。召伯是也。苟死者無罪。則書名氏。若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今稱賈氏。罪殺者之惡也。（衛瓘稱宮傷忠臣也）曲赦非古也。賈氏使楚王瑋殺亮及瓘。又歸罪於瑋而殺之。故曲赦洛陽。懼瑋黨有變焉。（殺楚王瑋不書云瑋附賈后害亮也）分楊州荆州十郡爲江州。記始置也。（用骨肉大不足取也）本史舊文。記其始置無褒貶。京兆地震。案本志。謂楚王瑋殺汝南王及太保。此陰道盛陽道微之應也。（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土珍也。伯陽甫云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序則氣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

經元康二年春帝正月、太熙二年卽元康元年也故此爲二年。二月巳酉、賈庶人弒太后於金墉城、夏四月秋八月壬子、大赦。逆黨。冬十一月沛國雨雹傷麥、

傳曰、正月雖無事必書首月。春秋之法也。賈庶人孰謂曰賈后也、易謂先稱庶人、宣言太后同逆、廢于金墉城、絕膳而崩、經書曰、庶人殺太后、貶大惡也。是時未廢爲庶人、先貶之者、不與其稱后也。春秋之法、凡殺君稱君名者君無過、稱臣名者臣之罪也。賈氏以婦殺姑、以邪賊正也。太后賈之姑也、故書弒、傳言惠帝不慧致弒、其母其惡同大赦逆黨者何、賈后懼國人討賊、故赦以安逆黨之心。春秋莊公經書肆大眚、然後葬文姜、蓋文姜預弒桓之惡。仲尼謂子道不可畧母葬。故特書肆大眚、然後葬文姜、子道掩親之惡也。賈氏則不然。自赦其黨。託名渙汗。君子不與其赦也故特書曰、大赦逆黨、本史云壬子大赦仲淹特書逆黨雨雹傷麥、紀災異也。春秋公子遂專任而經書雨雹。按董仲舒曰紀雹者皆謂有務行專政者也

經元康三年春帝正月、天西北裂、夏四月雨雹深三

尺、冬十月大原王孤薨、作互市、皇太子納妃王氏、祕書監華嶠卒

傳曰、天裂者何、本志謂陽不足也。人主昏昏。妃后專政之應也。榮陽宏農、皆雨雹深三尺、非常雹也。異孰甚焉。本志謂惠帝無陽爲陰所蔽之罰也。春秋魯桓夫人同其應矣。左傳曰、大雨雹、書災也、曷謂互市、曰、公卿賄賂交通。更相薦託。有如市易焉。作者言惠帝自作之爾。譏惠帝昏婚太子遘納王夷甫女爲妃、凡帝子婚曰納。帝女嫁曰降。納者獻乎上降者適乎下

華嶠者、武帝碩臣也、太康末、帝宴樂屬疾、嶠諫曰、收功於微忽。事乃無悔。慮禍於弗成。祚乃日新。手詔答曰、朕自消息無慮也。惠帝立、遷祕書監、博聞多識。有良史之稱。卒謚曰簡、嶠字叔駿、以後漢紀繁乃徧觀祕籍起光武終獻帝一百九十五年爲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列傳七十卷嶠謂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非也故易爲皇后紀又改十志爲典取典墳之義明堂辟雍置都水脩蚕官行於世

書官、貴之也

經　元康四年春、帝正月丁酉、太尉石鑒薨、夏五月、匈奴攻上黨、六月壽春地震民死、秋八月、匈奴以計內

附、上谷上庸竝地陷、帝問蛙鳴、無傳按本史華林園蛙鳴帝問曰爲官乎爲私乎其愚類如此夫　九月甲午、枉矢竟天、冬十月、

傳曰、太尉石鑒薨、書官、善其終也、按本史鑒年八十薨謚曰元子薨封縣侯匈奴者何、曰、郝散散撒自漢魏已來、世爲中國患、魏武帝能制御羣胡爲五部、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　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至晉武帝時、塞外匈奴二萬餘歸附、使居河西宜陽、太始七年單于猛叛、太始晉武初帝討平之、厥後稍叛、復害長史、時御史大夫郭欽上疏曰、

一詩募敢死及罪人徙三河控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納、太康中、匈奴十九種內附、各分部落居之、有屠各種者得爲單于、有王號者十六等、曰左右賢王太子爲之、餘四姓曰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呼延號曰逐、世爲輔相、其國民則有纂突氏、勒氏者、多反叛、至是匈奴郝散叛寇上黨、殺長史、又寇上郡、郝散弟曰度元、又率羌胡攻破上郡、自此匈奴漸盛而中原危矣。經書匈奴不名者、言其多雜也。稱攻不書寇者、言鳴鐘鼓而來無

所憚也。傳言不用壽春地震、民有死者、言災甚也。
按本史是歲京師及郡國皆地震　秋八月匈奴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書曰以計內附者何、曰匈奴本不附。蓋偽降欲爲鈔掠。既爲都尉所殺而郝散之弟度鐸音復糾合餘衆復起邊患。傳謂六年改元攻馮翊書起度元歐陽逢張本曰以計、言多詐不可以信結也。可以兵制而已軍制
凡無故而請和者詐也　地陷者山崩震裂而陷、蓋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鹿崩、十一隕以謂暮年將有大咎幾亡國今上谷上庸並陷

裂、水泉湧出、人有死者、天戒若曰、陰不陰斯譴罰之漸乎。陰不陰則地有災異　枉矢曷謂曰、星如流矢也、星經云、枉矢所觸、天下所伐也、甲午枉矢竟天、自西南流東北、坤不利東北、其賈后之亂乎。地爲后之象

經元康五年春帝正月、書首月　夏四月、有彗孛於奎軒轅、秋九月鴈門大風傷稼冬十月武庫火十二月、調兵器、司隸傳咸率有石生京師、無傳

傳曰、彗者、如箒彗也。孛如芒散貌也。本志謂奎爲庫兵。軒轅爲后宮。賈后將廢之兆。凡經書星變者紀異以戒人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德也其間或有應驗亦大風由鴈門風自北來也有不應者天道遠也

胡戎來窺中國失道猶夏之象也洪範云霧常風若霧蒙也

武庫火累代之寶皆焚謂孔子屢漢祖劍之類時藏在武庫皆焚之

春秋凡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武庫火者有盜焚之爾不獲盜焉調兵器者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曷謂不書新作武庫曰譏失政也何謂失政夫武備中國大政也周禮大司馬掌邦之政以詰禁刑亂故也盜焚之不能討賊雖新作無所益也故書兵器而已不書作武庫言中國武備弛矣終有羣胡亂華之禍傳咸者司隸元之子也剛簡峻整有父風

杜氏不肯隨咸自表解冀州

親也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光有蔽人心或異今若時司隸荀愷有兄喪自表此亦赴哀詔

楊駿而行咸奏曰詔未下而行之遷御史中丞致書汝南王亮曰楊駿見

李肇封數千戶侯自古封賞無若此者今後莫不樂國有禍共可極乎不納駿見誅後爲司隸奏僕

射王戎、備位公輔、兼掌選舉、不能凝庶績、但開張奔競、不能康正、請免戎官、吳郡顧榮聞之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所可貴也、書司隸卒、重世卿也、春秋貴重世卿亦如此、

〔經〕元康六年春、下邳王晃薨、三月彭城有流血三百餘步、夏四月大風、五月匈奴攻北地殺太守、秋七月氐賊僭稱帝、冬十一月、命周處討氐賊、關中饑、大疫、傳曰、下邳王晃、宣帝弟孚之子也、孝友貞廉、有宗室之望、惠帝即位、晃領護軍屯東掖、又誅楊駿有功、作司空、薨于位、既而張華代之、不書張華、華備位而已、不繼賢王、故不書代、爲八年台星折以明三公不才張本、彭城名縣、流血三百餘步、本志謂視之不明、火不炎上、則有赤青赤祥、又彭城下邳獻王所治之國也、流血傷痛也、四入爲司空、既而遽殞、彭城失望之象也、不書郡國所在、先志謂月大風、言天下皆然也、故不書地、巽爲風、爲木、其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今四月大風常多且暴、陽失其治也、劉向亦以爲匈奴殺大守者何曰、郝散之弟度元、攻北地、太守張損戰死之、

匈奴不名、衆也。太守不名氏、微也。曷謂微則不書、曰、郡守失其才爲匈奴所殺。故微之。兵賊者孰謂、曰、泰雍氏羌齊萬年也。先是雍州刺史解意爲匈奴度元所破、於是氐羌帥帥齊萬年叛僭稱帝、圍涇陽、萬年不書名、言賊不足名也。曷謂不書圍涇陽、曰、罪莫大乎僭號也。貶大惡。餘惡無所書可也。周處者、爲建威將軍、詔討齊萬年、梟梁王肜節制、書人不書官者何、曰、元經之法。人名重。官任輕則書人。以明人賢任卑也。書官不書人者。不賢也。有書

人則因舊史。常制。無所輕重矣。元經權衡義例差別。臨文示意在乎官不必備惟得賢而已。或人稱職官稱任。則官與人皆書之或官濫於庸人賢失於所任。則書人不書官。不書人不書官、意有重有輕以譏失道焉耳。周處賢將也。受制於梁王肜進止不得專。智勇不得用故君子重其人不書官。言官輕也。謂周處終爲衆王肜所制張本關中饑疫、責凶荒不卹也。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鎮關中、民饑不能貸、民疫不能卹、肜之罪也。故書關中饑疫、

以責都督之罪由彤也。梁王彤永康二年薨博士議謚曰彤爲宰輔責深任重愍懷之廢不聞一言諫正汝南之難不能因勢輔議趙王倫簒逆不能引身去位昔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謂不能居官吾罪大矣靈彤不點何以施法按謚法不勤成名曰靈春秋譏孽元樂舉謂之不臣乃謚曰靈彤罪如此

(經)元康七年、春帝正月、癸丑、梁王彤、梁王彤帥王師殺周處、夏五月魯國雨雹、無傳秋七月雍梁隕霜殺稼、丁丑司徒王渾薨、冬十月、

傳曰、陼王師殺周處何謂、曰去年遣周處討齊萬年、至是戰于六陌、梁王彤與處有隙、促令進軍、絕其後不救遂爲賊所敗初萬年聞處來、謂賊衆曰吾聞斯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受制於人則成擒爾既而賊屯梁山有衆七萬彤促處領兵五千擊之于六陌、自旦至暮斬賊萬計、救兵不至處按劍曰吾盡忠竭節之秋也遂力戰殺書曰、陼王師以彤不忠於國也又書殺周處以彤私際害賢人故書彤陼殺之爾。傳言晉衰由陼賊賢爲始

秋稼、關中米斛萬錢、骨肉相賣災甚也、春秋書陼霜不殺草、尚謂天反時爲災而況秋霜殺稼災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知矣。王渾孰謂曰、渾字元冲、魏司空昶之子、平吳有大功江東士人悅附之、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先請渾同乘、渾閉閤拒之、後瑋伏誅、渾乃出、凡國政典故多渾所定、書官以蠶貴之也（渾先知晉室亂乃謂賢王宜留居京師遂上書帝不納又上言舊制三王戎朝元會問計吏以訪郡國政化時以爲便）代渾爲司徒不書、貶戎不足以繼渾之賢也故不書、

（經）元康八年春帝正月丙辰、地震、詔發倉廩賑關中三月壬戌大赦、夏五月郊禘石破爲二、秋九月劉下

廢賈后不克、冬十月、

傳曰、地震書日者、日官謹天戒也。春秋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公羊傳曰、震者地動也。言文公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也。穀梁傳曰、地不震者也。地以不震動爲坤靜之德震則謹而日之。象大臣强盛動而爲變焉。謂賈后强盛將廢太子適之象也坤臣道也妻道也詔賑關中、書詔者、得其詔也、傳言民饑不賑則詔不詔矣壬戌大赦者、曰梁王肜專政殺周處、氐羌未平、故肆赦因以自宥。爲明年肜錄尚書事入輔賈后張本郊禘者何、曰、求世嗣之神也。在

郊故曰郊禖。或曰高禖本志謂禖之壇石中裂破爲二木沴金之象也。壇石神位自毀者愍懷太子不利之兆。謂明年賈后廢太子遏之兆劉卞者孰謂曰愍懷太子衛率也卞潛知賈后欲廢太子乃告司空張華曰東宮俊彥如林。四率精兵萬數。公居阿衡。廢賈后以安晉祚可乎。華不能故書曰劉卞廢賈后褒忠於晉祚也。不克者、貶華不能行也。春秋以一字褒貶。須數字以成文。元經大義於是察矣。

經 元康九年春帝正月、將軍孟觀代氐大破之、獲賊萬年、梁王肜錄尚書事、河間王顒出鎮鄴、夏四月、鄴賊張承王泰薨、秋八月、尚書裴頠爲仆射、月有食之、十二月壬戌、賈庶人殺太后、

傳曰、孟觀者爲積弩將軍、時齊萬年衆號數觀領宿衛兵并統軍中士卒大戰十數皆破之梟萬年、獻捷京師、書將軍、言官得人也。萬年不書姓、志在族滅逆黨也。梁王肜錄尚書、阿賈后也、阿順

賈后謀廢太子河間王顒者、安平王孚之孫、先朝之制非親王不得都督關中。顒於諸王最疎。然特以賢舉也。書出者、內出外爲文。賈后忌顒賢。示以重鎮。其實出之耳。成都王潁、武帝弟十六子、於帝最親、先是賈謐賈充孫也與皇太子博奕爭道、潁旁觀屬聲曰、國之儲君。賈謐安得無禮。謐懼言於賈后、乃以潁出鎮鄴、書出者懼之也。二王同書出一以賢。一以其情各異也。鄴賊張承基等、妖懼。皆書出。益君子不欲其出也。

言署置逆黨數十人、郡縣分捕之、書伏誅、喜平賊也。高密王泰而隴西王也、改封高密宣帝弟馗之子也、謚曰文獻、尚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書曰僕射、以人稱官也。冬十一月甲子朔日蝕、本志謂十一月日蝕十二月、廢太子爲庶人之應也。自武帝太始二年七月丙午至七年十月丁丑、八年十月辛未、九年四月戊辰七月丁酉、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凡八年、八日蝕、又咸寧太熙凡十二年復八日蝕、至此甲子及明年正月乙卯皆蝕、天意若曰。晉室衰亂。由武帝始違忠臣之言惑賈后

之勢遂及淪胥天譴既頻終不警悟經書甲子日蝕舉其首以戒其終也賈庶人殺太子者何曰貶庶人以彰殺太子之罪也本史稱元康九年廢太子幽于金墉城明年改元永康害太子于許昌今先一年因廢而書殺者言賈后志在乎殺也謝淑妃惠帝才人生愍懷太子適先爲賈后幽于金墉尋殺之故書曰及其母謝太后然妃書謝太后何曰儲君既立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謝妃無罪見殺元經因推而進之也故書曰太后也賈氏承惠帝昏愚賊害皇嗣元經固抑而降之也各正以法且矯晉之失焉按春秋隱三年君氏卒左傳曰聲子不稱夫人故不書姓而曰君氏言君之母氏雖不尼追書云耳今謝妃之卒仲淹先書庶人之惡後正太母之無過春秋大義於是明矣

經永康元年春帝正月巳卯日有蝕之夏四月晉誅賈庶人及其黨甲午趙王倫自爲相國五月巳巳立皇孫臧爲皇太孫六月辇愍懷太子秋七月冬十月黃霧四塞甲子立羊氏爲皇后

傳曰趙王倫廢賈后爲庶人尋殺之易謂稱晉殺

爲文、曰倫雖矯制而晉有天下。當稱晉殺之。明天下共誅惡也。按春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公羊傳云稱國以殺也杜預曰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凡罪稱國以殺而又名之若楚殺其大夫宜申宋殺其世子座喜殺其公子意恢之類是也今誅賈氏而不名而稱庶人示深貶之也其黨數十人虓謂曰、司空張華僕射裴頠、皆大臣不能扶危濟亂。反宛於不義。故茂而不書。猶微人耳。曷同微人、曰、倫誅賈氏使張林收華及頠、將刑、謂張林曰、欲害忠臣邪、林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非不諫也、林曰、諫君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荅、遂與頠皆夷三族、以小辯虧大節。屈於張林。故曰同微人耳。春秋元經皆不齒也。趙王倫者、宣帝弟九子、傷太子無罪見廢、乃與嬖人孫秀、同殿中郎士猗等矯詔敎三部司馬入華林迎帝、遂廢賈后、乃矯詔自爲相國、書曰自爲者貶也。惠君不君、倫臣不臣。故先貶之。謂明年倫篡帝位張本　太孫臧愍懷之子也、母王氏稱太妃、臧愍懷太子名遹初賈妃傳雖倫立之不貶者、臧當立也。其實趙王倫假太孫之名而立之非詔立也時書立而名之猶言惠帝詔立。塋愍懷太子太子名遹初賈

后令太醫程璩、合巴豆丸、使黃門孫慮與太子服之而死、賈后表請以王禮葬之、經書太子、不書王先稱其謚、追而正之也。葬顯平陵謚曰愍懷黃霧四塞、本志謂金木水火沴土、沴時則有黃眚黃祥、洪範視聽言貌皆以思爲主、心不思、則其咎爲昏霧四塞焉。按本史羊氏名獻容晉亡後沒於劉曜生三子而卒僞謚文獻皇后

經永寧元年春帝正月乙丑、倫篡帝位、以帝爲太上皇、太孫爲濮陽王、癸酉倫弑其太孫、三月齊王冏舉兵討倫、癸巳四月乘輿反正、改元永寧、六月戊辰大赦、秋八月杖尉羅尚討西羌破之、冬十月流人李特盜據蜀、十二月下邳王韓薨、無傳冬十月流人李特盜據蜀、十二月下邳王韓薨、

空何劭薨、

傳曰、倫篡帝位、故去族也。殺太孫臧、稱弑者、倫罪與弑君同也。天下儲君殺之與弑同

都王潁、河間王顒、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兗州刺史王彥、新野公歆皆應之、逐倫歸第、詠之、書曰討倫、詔殺君之罪書乘輿反正者、初倫遷帝于金

堉城永昌宮至是倫伏誅羣臣乃迎乘輿復歸正殿故曰反正。舊史文也立尚者何愍懷第三子也長曰虨、補閒切次曰臧、卽太孫也爲倫所害謚曰哀次卽尚也初封襄陽王帝旣反正乃立尚爲皇太孫正也。六月戊辰大赦詔云逆臣孫秀奉趙王倫簒據天位鎭東大將軍齊王冏征西大將軍河澗王顒幽宮旋軫閶闔。豈余一人獨享其慶宗廟社稷實有賴焉。於是大赦慶苟

安也。羅尚者誰曰羅憲兄之子也太康末於西戎校尉竟者戎之種有不順則校尉當討焉破之嘉其功也。流人李特自齊萬年之亂關中饑民流移漢中特在內依益州刺史趙廞因襲廞遂據成都時羣盜皆起有君焉不書反而書盜言盜多也。按載記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凡十六國皆乘晉亂各盜一方故云多何劭者曾之子也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惠帝以劭爲太子師遷至僕射趙王倫專政以劭爲太宰厥後三王交爭劭知晉室不可救游於三王之間無怨者晦

迹自足。不貪權勢。有奏議文章多行於世。書官薨。
無所譏也。三王爭權各總兵柄劭雖爲太宰虛名耳故不罪之也
經太安元年春帝正月庚子譙王隨薨三月癸卯皇
太孫尚疾薨夏四月彗星晝見五月梁王肜薨劉寔
爲太傅立清河王覃爲太子秋七月冬十二月河間
王顒及諸王殺齊王冏改元太安長沙王乂爲太尉
傳曰譙王隨者宣帝弟之孫也父遜封於譙謚曰
剛王襲封譙書薨常制也太孫尚薨易謂書疾王薨他不書疾
曰尚幼天而薨故書疾以明非殺害也晉室

陵夷。宗室屠戮。自愍懷之禍。及其子臧。皆非大年。
獨尚雖非殺害。天以疾薨實傷之也。彗星書見。占
云主兵。劉向五紀曰。春秋有彗孛於東北。傳言記
異也。甘氏謂彗孛所當。國受其殃。蓋諸王相禍之
應也。梁王肜爲侍郎中大宰領司徒。書王爵。不書
官。何也。曰貶也。曷謂貶。曰。倫之簒位。以肜爲河衡。
不能討賊迎復其君。故君子不與其爲太宰也。書
王爵。猶言沒於藩邸耳。諸王非太逆死即例書王爵非褒也劉實者
何。曰。字子眞。以孝廉計吏累遷至太傅。實終身儉

素晉之名臣也。書太傅以人稱官也。太子覃者、武帝子。淸河王遐之子、遐生四子、覃爲長、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無繼。必建儲副以固洪基。昔漢成無繼。嗣由定陶。孝和之緒安以紹興。此先王令典也。淸河王覃、先帝衆孫之中。今爲嫡長。宜奉宗廟之重。以寧四海。羣公卿士咸同大願。乃立爲皇太子。書正也。諸王殺齊王冏何謂。曰、冏獻王攸之子。討趙王倫有大功。率兵入洛。頓軍豫章。置甲士數十萬。置掾屬四十人。大築第館。廷舞八佾。惟寵親昵淫內。失望。察屬孫惠者諫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明公皆已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而躬擐甲冑。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二難也。拾殿堂之尊。同將士之勞。三難也。任神武之略。無疑慮之懼。四難也。外棄居復皇祚。五難也。然而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仍。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此四不可也。自永熙以來十有載。公族侔簒奪之禍。骨肉罹梟夷之刑。羣公被囚檻之困。如主有離絕之哀。今明公建不世之大功。

宜倣桓文之烈、追臧札之風。高拱營丘之藩。則善矣。岡不納、有軍校李舍之者、奔于河間王顒、游說圖岡、顒乃上表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也。岡擁强兵。恐爲不軌。檄諸王共討岡殺之、幽其子三王於金墉城、岡三子昔封王太盛故諸侯共攻之書顒名而不書諸王名者、譏王族自相滅、舉顒爲首也。諸王不名、王衆多也、猶春秋稱人者衆之義。

〈經〉太安二年春帝正月三日、刺史宋岱斬蜀賊李特、夏四月李雄復盜益州、五月義陽蠻酋健號殺新野王歆、六月詔刺史劉宏討蠻張昌、王師敗績、陷江南諸郡、秋八月校尉劉宏斬張昌、蠻賊平、顒潁戡長沙王乂、乙丑、帝出三里橋、冬十月、

傳曰、宋岱爲荆州刺史、討李特斬之傳首京師、夏四月特子雄又據益州、故書曰復盜也、義陽蠻張昌、少爲平氏縣吏、當李特寇蜀也、昌潛遁聚黨數千人、會壬午詔發江左武勇赴益、士停留五日、二千石免官、於是郡縣驅逐出屯聚爲盜、昌先於安陸起攻郡守、新野王歆討昌爲其所敗、故書曰殺

新野王歆、不書王師、言歆便宜擊賊。不意賊盛而死也。歆宜帝之孫、爲政嚴刻、蠻夷竝怨、及昌作亂、歆爲賊所害于樊城、是時賊殺南陽太守劉彬、武陵太守賈隆、零陵太守孔紘、豫章太守閻濟、武昌太守劉根、皆不書者、舉歆帝族爲首也。南蠻校尉諮討昌、戰于方城、書王師敗績、挫國威也、湘江南諸郡、謂武陵零陵豫章武昌等郡也、八月斬張昌於清水、書賊平、言諸蠻皆平也。劉宏遣其司馬陶侃與昌苦戰累日、昌窜于下雋山至是擒之、傳首京師諸蠻皆平、嘉告功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捷于王王親受之晉衰不復古禮但傳首宗師亦足嘉焉。顒潁不貶、去族也、顒太原王瓌之子潁武帝第十六子舉兵討長沙王乂爲名、其實謀簒逆也、初顒之討冏也檄以乂爲內主、謂乂弱欲得內助乂圖廢惠帝立成都王潁也、既而乂輒勝冏、顒乃潛使刺客圖乂不果、詔乂距之、自八月至十月、乂致書與潁曰、吾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都、今卿與太尉顒共起大衆百萬、軍圍宮城、

羣臣同憤、卽命將死者萬計、酷痛無罪、卿所遣陸機、已送勅國家想來者之前行一尺、卻行一丈不願來矣、卿宜還鎭以寧四海、宗廟無羞、子孫之福也、頵答書曰、若能從太尉之命斬皇甫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澤思進退也、右將軍皇甫商掌禁兵東海王越貳於乂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乂上表曰、陛下委臣朝政小心忠孝神明所鑒。諸王承詔率衆見責收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耳。殿中左右以乂功垂成而敗謀出之、帝不省閱使張方裂殺之、三軍無不垂涕。經書曰、忠臣也、春秋之義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而殺者、言殘賊也。今頵罪亞於弑君戕殺忠良故去族而名之。書戕以貶大惡也乙丑、帝出三里橋、避順兵所逼也。顒使張方逼京師、帝使皇甫商拒戰、王師敗績、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至偃師、辛卯舍于豆田癸巳旋於城東丙申進軍緱氏、十月帝還宮經書曰出、言奔避無所幸也天子無出之文惠帝自三里橋爲賊兵屢逼芒山偃師緱氏暨還宮崎嶇在

外猶如春秋國君出奔之難故書出盜傷之甚

〈經〉永興元年帝正月丙午尚書令樂廣薨詔雍州劉沈及秦州皇甫重討顒攻長安不克潁自爲丞相二月顒矯詔廢皇后羊氏降太子覃爲清河王三月廣陵陳敏討賊石氷斬之楊徐二州平顒立潁爲皇太弟六月新作三城門秋七月丙申衛將軍陳眕以詔討潁戊戌復皇后及皇太子已亥帝北征潁敗績于蕩陰帝幸鄴八月匈奴劉淵盜起離石于浚攻潁于鄴帝還洛陽十月顒將張方劫帝幸長安十二月丁亥廢皇太弟潁立豫章王熾爲太弟

傳曰樂廣孰謂曰成都王潁之妻父也長沙王又以此問廣廣對曰豈以三兒易一女哉（廣三子皆凱肇讓一女適成都王潁）又猶疑之廣竟以此憂卒代王戎爲尚書令書薨閔廣賢以憂死也帝爲顒所逼密詔劉沈皇甫重討顒攻長安爲顒所敗書不克讓沈重不武也潁以兵五萬屯十二門殿中素所忌者皆殺之以三部兵代宿衛自爲丞相此將爲篡逆先自進位也顒矯詔廢皇后即羊元之女也元康元年

立爲后、至是顯矯詔廢、欲速賜死、司隸校尉劉暾上表諫得免、太子覃大安元年立、至是顯矯詔黜爲王、經書降不書黜、覃無過不與共黜也。本史書黜也陳敏爲廣陵度支、石冰者賊張昌之別將也、昌既敗冰入楊徐爲寇、敏與壽春都督劉準同力擊破之、乘勝北討徐州賊封雲皆斬之、書曰、楊徐二州平、加敏功也。按本史陳敏因此功遷廣陵相後盜江東華譚以書與甘卓殺敏江東遂不顯立潁爲皇太弟者何顯專政惠帝不能制、故書曰顯立之也、新作三城門非帝意也、顯潁陰圍神器、擅。此與作、豈止不時而已。傳言春秋新作南門新延廄皆書不時元經所書謂非帝意所譏皆同也右衛將軍陳眕稱詔百察討成都王潁、因大赦、復皇后及皇太子已、亦帝北征至安陽、潁遣其將石超拒戰矢及乘輿、兵頗中三矢、時王戎東海王　容于簡平昌公模、吳王晏、豫章王熾、襄陽王範及蕩陰六王之軍皆潰故曰六軍敗績也。帝爲石超所脅、往鄴見潁、潁迎于道左、帝下與涕泣、潁改元爲建武不書、不與其改元也。匈奴劉淵、字元海、反于離石、自號大單于、經書

盜言僭竊之漸也。僭稱前趙也安北將軍王浚、
之子也趙王倫簒位、三公起義、浚時都督幽州有
不平之色乃率鮮卑務勿塵合胡晉兵萬人討顒
與石超戰于平戟。超敗、克鄴帝奔還洛陽、浚不書
官、貶也、曰、浚本心不軌託名討顒。其實爲亂華之
首雖有一時之功。不能追終身之惡。功小惡大故
也。張方者、河間王顒之將也、以三千陽燧青蓋車
逼帝之長安帝馳避後園竹方脅帝升車顒步騎
三萬迎于灞上、顒去族而張去姓何也、曰、顒首惡

也張方微也。貶大惡則餘系焉。丁亥詔曰、成都王
穎、政績虧損、四海失望宜還第、今以豫章王熾爲
皇太弟、此詔由顒出也、故不書詔、

〈經〉永興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夏六月甲子
王戎卒、秋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冬十二月、范陽王
虓及東海王越舉兵迎帝、

傳曰、甲午書朔者何、春秋之法。魯秉周禮。晦朔朝
正告廟。蓋國君所以頒王之典禮。尊祖之廟貌以
示常制也。故魯公在楚、必書于經、左傳曰、王正月

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昭公三十年三十一年皆書公在乾侯傳曰、言不能內外也。仲尼之意本欲書公所在。雖奔外亦吾君也。不可易歲更朔。而不書君行幸之地。惠帝爲顒所脅。雖歷數在躬。朔之禮廢矣。故曰帝在長安猶書朔也。王戎宇濟冲瑯琊人。少與阮籍輩爲竹林之遊。惠帝以戎爲尚書令。與時浮沉。無謇諤之節。尋拜司徒。性好利。等計恒若不足。天下目之爲膏肓之疾。帝西遷也。戎薨于郟縣。不書官而卒者、貶也。尚書諸曹火、延及崇禮闥　范陽王虓者何康王綏之子東海王越者何高密王子惠帝西遷、虓與東平王楙上言曰、自悤懱被害皇儲不建成都王穎爲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可深責於是虓先率衆、謀自許昌屯于滎陽、推東海王越爲盟主、乘虛而進、穎據洛、遣張方劉宏竝不能禦、虓扳滎陽、斬石超、襲許昌、破劉喬、超喬皆穎將也穎於是出奔、書曰迎帝、嘉之也。還洛張本　晉明帝年

〈經〉光熙元年春帝正月戊子朔帝在長安、日有蝕之、

甲子東海王越迎帝、三月劉桓根反平之、夏五月范陽地燃、壬辰越遣將擊顒顗於長安、日光四散如血、六月丙辰朔、至自長安改元光熙、盜取太廟靈衣、八月越錄尚書事、九月劉輿誅司馬顗十一月庚子帝崩、

傳曰、戊子朔先書帝在長安、後書日蝕者、先典禮而後災異也、舊典帝所行在必書東海王越、遣劉宏奉帝乘牛車、行宮籍草、公卿跋涉、書迎帝帝未至之文也、劉桓根者何、東萊人也、反襲臨淄、高密王簡奔聊城、王浚遣將討桓平之、五月范陽郡地燃、可以爨、木志謂火失其性視不明之罰也、壬辰祁宏所部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日光如血、蓋天人之否極此矣、丙辰書帝至自長安、必告廟、禮也、春秋桓二年書公至自唐、傳例謂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惠帝自長安歸升舊殿、哀感流涕、謁太廟雖亂離不成飲至舍爵之禮、然君子喜其志思欲成其禮焉、太廟吏賈苞盜太廟靈衣、書盜不書名、微也、天下皆臣盜、竊弄、故廟吏微不

足名、越錄尚書事、不書王云族何也、曰前者王迎帝于長安、以書王嘉之也。此不書王云族者、貶越將復篡逆也。聖人之於善惡不求備於一人。雖惡者有善必褒。雖善者有惡必貶。故前書王後去族。臨事加法。春秋之大權也。如春秋翬帥師以翬專也至桓二年復書公子翬如命去公子之族以貶之不以其弒君而終身貶之如齊逆女蓋其事別也如春秋輕重臨事制權皆倣此也劉輿者、范陽王虓之長史也、先是頓丘太守馮嵩執顗送于鄴幽之。劉輿恐爲後患、僞稱詔賜死、書曰誅、言顗有罪宜乎誅也。不稱詔而書劉輿、貶與專殺非君命也。曷謂不書王而稱姓者、曰顗自立爲皇太弟、有無君之心。蕩陰之役、劫帝之鄴至是既爲范陽所幽、爲輿所殺、猶衆人爾、非帝族也。故曰司馬顗。按古氏族後世頗畧焉左傳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有官族邑亦如之杜預曰天子則有官族姓若禹賜姓如其氏曰夏是也諸侯則不得賜姓則以字爲氏因以爲族或因邑皆亦謂之姓通謂之氏若而來則不然或邑或世稱皆隨所命也漢魏范氏之祖在虞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周爲杜氏晉爲范氏是也今司馬氏即姓也宗室襲封之王即曰王族也去姓者舊史常文則無褒貶若去王族即筆削有善惡也顗書姓猶百姓

庚午帝崩于顯陽殿、

不書葬、不得其終也。曷謂不得其終？曰惠帝自即位政由后黨權臣當國天下荒、百姓饑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率皆此類。及崩因食餅中毒、或曰司馬越之鴆斯不得其終。故不書葬。按春秋書葬斯貴之也。不書葬則賤之也。天子之葬於禮尤重故魯會天子之葬則仲尼必書不會書葬則不書若莊二年書葬咸王則是會葬也僖八年惠王崩不書葬是魯不會葬也然則會不會葬者禮壞可知矣今惠帝崩不得其終非唯禮不備抑亦昏蒙不君自可貶矣

元經卷一終

元經薛氏傳卷二

經晉懷帝永嘉元年春帝正月、帝卽位、改元永嘉、立王氏爲皇太后、梁氏爲皇后、南陽王模誅司馬顒、騫、夏侯玄、王衍爲司空、無傳詔除三族刑、二月東萊王毓賊起、三月將軍周馥討陳敏平之、庚午立豫章王詮爲皇太子、劉淵陷并州、五月汲桑陷鄴城、殺新蔡王騰、洛陽地陷、有二鵞出秋七月琅邪王睿鎮建鄴、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十二月汲桑賊平、越矯詔囚清河王覃殺之、

傳曰、懷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
崩、帝以太弟入踐祚於光熙元年十二月卽位、明
年改元永嘉、始書卽位、謹始也。元經取元年正月
之義 王氏、懷帝、母也諱媛姬、早卒、追尊爲皇太后、
梁氏本王妃也、至是立爲皇后、正也、南陽王模誅
顒者何、曰、顒自立、逼惠帝遷長安、將謀簒奪、擅廢
太子覃、與成都王穎相表裏、及爲東軍所敗、走南
山、復守長安、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車上掘殺之、
書曰誅、正其罪也、削土書姓、絕其親也、除三族刑、

古之道也、唐虞典刑、罰不及嗣、末世慘酷、遂有夷
族之說、今除此刑、雖衰世未能治平、亦帝者之心、
書爲後法、可也。帝周諸嘉政 周穆下此詔 東萊人王彌者、魏元
菟太守顯之孫也、因劉相根賊起于青徐、卒亂天
下、書曰賊、起言晉禍自此盛也。陳敏、廬江人、自廣
陵度支破石冰有功、爲廣陵相、惠帝西遷、敏據江
東及周馥討之、會稽郡悉平、故曰平之、太子詮新
都王遐之子覃之弟也、初襲封豫章王、至是立爲
皇嗣、正也、詮後奔苟晞 晞沒于石勒 劉淵入并州、劉琨獨貶、晉

陽諸郡皆陷於淵、書并州陷、則諸郡可知、汲桑者
馬牧師也、冠魏郡、陷鄴城、遂殺新蔡王騰、騰者高
密王泰子也、迎惠帝歸洛陽、以功封新蔡、汲桑賊
攻鄴、騰不能守、而輕騎出走、爲賊所害、罪不能守
也、洛陽坡廣地陷有二鵞出蒼者冲天、白者不能
飛、說者謂二鵞晉封爲二王之象也、蒼冲天、應琅邪
王興晉也、白者不能飛、應西晉卒不振也、十月琅
邪王睿鎮建鄴、特書于經、明晉祚猶長也、諸王出
鎮、無足稱者、多不書故也、九月戊申荀晞破汲桑、
至十二月、并州人斬桑于樂陵、書平者喜賊平也、
東海王越將謀篡逆、今年四清河王覃於金墉城、
明年害之、不書王、貶矯詔也、
經永嘉二年春帝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無傳二月石
勒寇常山五月王彌犯洛陽、司徒王衍禦之、冬十月
劉淵僭號漢、十一月尚書令高光薨、
傳曰、石勒上黨羯人也、初居武鄉山、草木有鐵騎
象、永安初、并州刺史司馬騰、虜羣胡賣於冀州、兩
胡連一枷、勒在其中、與汲桑同起歸劉淵、後亦僭

號稱趙、寇常山書始爲亂也。王彌自寇來山入許昌、開府庫、取器仗、有衆數萬、進逼洛陽、京師大震、城門晝閉、詔司徒帥百官拒守、彌屯軍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奔劉淵、書曰潰之、不能擒賊也。劉淵、字元海、永興元年反於離石、至是僭稱漢、下令曰、昔我高祖神武應期、文帝以文德升明、武帝撥亂、宣帝搜揚俊乂、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迭相殘滅、孤爲羣公所推、紹脩祖業、不失舊物、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書淵僭號、載記僞主、淵爲首也。按惠帝永興元年劉淵起稱漢後九年石勒稱趙後十一年張重華稱涼後一年冉閔稱魏後一年慕容皝稱燕後二年慕容垂稱後燕後二年慕容德稱南燕後二年李元盛稱西涼後二年沮渠蒙遜又自稱涼後四年譙宋稱成都王後三年赫連勃勃稱大夏後二年馮跋稱北燕共戰國者一百三十六歲凡十六國而元海爲僭首高光者孰謂魏太尉柔之子惠帝西遷、朝臣奔散、惟光侍帝、及帝還洛、以光爲少傅、轉尚書令、以疾卒書官而薨嘉忠臣也。

經永嘉三年春帝正月甲午、彭城王釋薨、三月戊申高密王略薨、丁巳越入京師、於帝側收中書令繆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害之、四月丁卯、太尉劉寔退老、積弩將軍叛奔於劉淵、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九月南陽王模破芒蕩斗叟竝平之、

傳曰、彭城王釋、穆王權之孫也、襲封彭城、高密王畧、文獻王泰之子、小心下士有父風、愍懷初立、選子弟有名稱者爲賓友、畧侍太子左右、累遷開府、襲封高密、書薨禮也、東海王越害繆播、何也、播字宣則、光祿悅之子、初越遣播詣長安、說河間王顒令奉帝還洛、顒將張方言於顒不可、播復說顒斬方以謝東諸侯及帝即位、以播爲中書令、掌詔命、越惡播盡忠於國、慮爲已患、因入朝以兵執播於帝側、帝謂曰、亂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手、歔欷不能禁、越害之、朝野憤悵、皆曰善人國之紀也、而越殺之、其能終乎、越不書王、貶專殺忠臣也、按本史越勒兵入宮於帝側收近臣繆播王延等十人、竝害餘不書于經省文也、劉寔漢之裔也、好學博通、潔已無瑕以世多進趨、廉遜道缺、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畧曰、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有讓賢推能乃通之、

其不能有所讓絕之、故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凡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闕、則以三司所讓最多者用之、是三公共選一公爲詳焉、四征有闕、則以四征所讓最多者用之、是一征闕而四征豫讓之詳焉、按魏晉故事置征東征西征南征北四將軍各一員分掌重晉多以親王居之　尚書闕、以尚書所讓最多者與之、以八尚書共選一尚書固詳於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闕、則以郡守所讓最多者用之、固詳於主者選百郡守也、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世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已則無由焉、悠懷立、以寔爲師、太安初、寔遜位、至懷帝即位、復授以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帝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古之哲王、莫不師元臣、崇養老禮、七十致仕、所以優異舊德、以勵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懇事告老、二十餘年、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九十、命在旦暮、而頻上露板、宜聽寔所守、至是詔曰、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

聽君以侯就第、書曰退老、尊之也。王衍代寔爲太尉、不書、非其繼也、王衍爲石勒所敗、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三公、何得言不與世事、卿破壞天下正是君爲使左右扶出夜使人排壍填殺之、傳言非其繼意以此耳、朱誕爲積弩將軍、叛歸劉淵、不貶去姓氏、微也、且言晉臣之陷于淵者衆。不可勝貶也。當陽地裂三所、各廣三丈、長二百餘步、本志謂地拆裂者、臣下分離不相從之象也。言司馬越與荀晞交惡、四方離散之應也。平陽人劉芳蕩自稱漢後、誘亮戎僭帝號於馬蘭山、反胡五斗叟郝索等數千人爲亂、

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遣將淳于定討破皆斬之、

書曰竝平之、善竝曰吉也、

(經)永嘉四年春帝正月、蜀文碩歸順、三月、屠玘討錢璯平之、五月六州大蝗地震、六月劉聰弒劉和自立、秋九月王如賊起、冬十一月越帥師出許昌、將軍周馥迎帝都壽陽不克、

傳曰文碩者蜀李雄之將也殺雄大將軍李國以巴西歸、書曰歸順嘉之也五月幽并司冀秦雍大蝗食草木及牛馬死皆盡兗州地震、本志謂石勒

寇汲郡、執太守胡龍南濟河、是其應也。僞漢劉淵死、其子和嗣位、私多猜忌、御下無恩、其舅呼延攸說和殺其弟聰、聰覺攻西明門斬和、遂自立、書弒者、言和雖僞號、亦諸劉之君也。聰殺和而篡其位宜貶大惡、王如者、新豐人也、遇亂流離、至宛、會詔促還鄉、乃結少年襲官軍、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脫、各帥羣盜應之、凡數萬人、結石勒爲兄弟、書賊起、言群盜盛起不復制矣。（按王如後歸王敦爲敦所誅）辛卯書昏、至庚子凡浹旬、本志謂夜妖也。劉向云晝而晦陰爲陽也。臣制君也。班固曰夜妖者、風雲竝起杳冥與常風同狀、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專政而晦晦王室。蓋東海王越以京師饑、羽檄徵天下兵、莫有至者、率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府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署竝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越以太尉王衍爲軍司、越自領豫州牧、書出者、猶言出奔叛其君也。故貶去族、周馥字祖宣、浚弟也。理識清幹、選舉精審、累遷至鎮東將軍、以東海王越不盡

臣節、每言及厲然、又覩羣盜甚盛、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內厄逼、臣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以殷王有屢遷之事、周室有岐山之徙、方今帝都蹙乏、不可久居、觀今華夷東南爲愈、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楚人東遷、遂宅壽春、臣請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令裴憲督豫州諸路、荊揚江湘、運米十五萬斛、絹十四萬疋、以供大駕、今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戮力以啟吉路、皇輿來巡、司馬越大怒、慮其圖已也以兵攻虔、虔憂疾而卒、書曰不克、惜其謀合事機。而爲越所沮。其後晉果東遷焉。按本傳元帝後問華譚曰、周祖宣何至于虔都以紓國難、若從虔謀、西晉未亡也、原情豈得爲反帝乃悟

經　永嘉五年春帝正月、密詔荀晞討越、乙亥流人杜弢盜據長沙、庚午平原王幹薨、二月汝南王祐奔建鄴、三月戊午走卒、宗室三十六王沒于石勒、流人汝珧及寔撫賊、赴于零桂諸郡、帝遷都倉垣不克、夏六

月庚寅荀藩出奔轘轅、丁酉劉曜王彌石勒入京師、帝蒙塵於南陽、荀晞立譙章王瑞爲皇太子、秋七月淩假立太子、百官、八月劉聰陷長安、南陽王模薨、九月荀晞及譙章王没于石勒、十一月猗盧寇太原傳曰帝密詔征東大將軍荀晞討東海王越、先是晞移檄諸征鎮曰、天步艱險。亂禍流離。元海造逆於汾陽。世龍階亂於三魏。晞以虛薄委以關東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夫舟楫不固則齊相責楚。襄王逼狄。則晉文致討。凡我同盟、在此行矣。及詔

討越上表曰、越以宗臣寵樹姦黨擅爲詔令縱兵寇掠。臣祗奉前詔遣王模陳午等兵詣項、恭行天討、書曰討越、聲其罪也流人杜弢本蜀郡人、避亂南湘中賊衆推弢爲牧、故書曰盜據長沙、平原王幹者、宣帝之子也、惠帝反正、以幹爲太保、當齊王冏之平、幹慷慨百錢見冏曰、倫逆亂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及冏誅、幹哭之慟曰宗室日衰。此兒最可人。復害之、自今始矣。東海王越徃視幹、幹閉門不通、使人謝遣、而

自於門隙窺之、當時莫能測其意者年八十書薨、
得禮也。汝南王祐者、亮之孫也、祐立爲威王、遇中
原亂、南渡江依元帝、書奔以明內難也、越卒者何、
東海王彊于項也、曷謂薨于項而書卒曰、罪盈而
死。天下不與其爲王也。越初卒、祕不發喪、遺命襄
陽王範統其衆歸東海、會石勒追及于甯平、焚越
尸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焚其骨以告
天地、縛青卒、罪宜誅爾、三十六王者何、曰越薨死、
其子毗曰京邑同宗室子弟出奔、遇石勒自武陵

西河一川下皆被害、餘王悉于勒、書三十六王言宗
室盡沒矣。汝班戍撫二賊起湘州虜其刺史荀眺、
破零桂、東畧武昌、殺安城太守郭察、邵陵太守鄭
融、衡陽內史滕育、書曰諸郡言賊勢大也。苟晞素
請帝遷都倉垣、帝將從之、宮中及黃門戀貲財不
欲出、至是饑甚、人相食、百官皆流亡十八九、帝召
近臣將行、無車輿、步出西掖門、至銅駞街爲盜所
掠、不得進而還書曰不克、計窮無爲矣。蒯藩者、勛
之子也、時爲司空、聞劉曜等犯京邑、藩先出奔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韓不書司空貶也身爲三公不能安帝室歸羣盜而先自亾去非社稷臣也帝蒙塵于平陽耆何曰劉聰僭據平陽及劉曜入京師帝聞華林園開欲幸長安爲劉曜所追及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執帝送歸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古者天子蒙塵于外國史哀之辭不忍書其囚執豫章王端者清河王遐之子也兄詮爲皇太子詮以端封豫章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荀晞立爲皇太子（按本史端立十月沒于勒）王浚者司空沈之子也領幽冀都督假立皇太子其實爲妄將謀僭號故削去其姓貶僞假也（按本傳浚爲石勒所執責之曰不忠於晉積粟五十萬不賑百姓）南陽王模者高密王泰之子也有聲稱於宗室進位太尉洛陽陷降於劉粲爲聰所害書薨終之以王禮也荀晞及豫章王没于石勒者先自豫章王東奔荀晞承制錄尚書事居蒙城勒執晞殺之及端亦遇害端與晞同書没傷端爲晞所禍也猗盧者孰謂曰匈奴種也其先曰神元分國爲三部一曰昭帝神元統一部居上谷之北濡源二曰桓帝居代北參合陂三

曰穆帝猗盧、居定襄北盛樂城、其後猗盧强盛、總攝三部至是攻新興鴈門、劉琨不能制、自稱三部大人、蓋後魏拓跋之先、書法太原、言夷狄深入中國也、

（經）永嘉六年春帝在平陽、二月壬子、日有蝕之、癸丑琅邪王睿檄四方討勒、夏四月丙寅將軍山簡卒、秋七月木火金聚牛斗、九月詔猗盧爲代公、辛巳雍州刺史賈疋敗劉粲、長安人立秦王鄴爲皇太子、

傳曰帝在平陽王業已淪也然歷數猶存故元經書年以永嘉書春以帝正月書劉聰僞改元嘉平代存其主而抑僞號也（劉聰西晉楚號漢也）壬子日蝕本志謂秦王鄴於長安代帝監撫宗廟而帝蒙塵不能反正之象也琅邪王卽元帝也、因洛之亂渡建鄴、荀藩等推王爲盟主、乃移檄四方、共討石勒、不書姓、以眞主討僞亂、必敗僞以成文也、山簡者何、曰吏部濤之子、爲征南將軍、鎮襄陽、江漢歸附、或宴會僚佐勸簡作樂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康正、

晉之罪人也。何樂之有因流涕慷慨。未幾卒、書官
而卒、賢之也。歲星熒惑太白聚于斗牛、吳分野、東
晉中興之應也。劉琨鎮并州、時劉粲寇晉陽、又太
原太守高喬降於粲於是琨奔長山、乞師於猗盧、
乃表猗盧爲代公、賈疋者、太尉謝之孫也、避難
州刺史、率兵三萬復長安、劉粲聞之、使劉曜來戰
疋破之、曜中流矢、追至甘泉、書官不書詔命、言疋
勇畧有復晉之志。故特書以褒之秦王鄭者、吳王
宴之子也、秦獻王倫無後、以鄭嗣封、賈疋既破粲

曜、三輔小安廼與衛將軍劉芬京兆太守梁綜共
奉爲皇太子、書長安人、不書官名者言民思晉王。
關輔厭亂。衆欲立皇太子以平寇亂。猶春秋書衛
人立晉衆也

經永嘉七年春帝正月丁亥、聰弒帝建興元年丙午、舉懷帝
月、皇太子卽位于長安、愍帝建興元年丙午、舉懷帝
哀、壬申大赦、改元建興、五月壬辰、詔琅邪王睿都督
陝東南陽王保都督陝西、六月石勒陷山東、九月荀
藩薨、冬十月荊湖陶侃討賊杜弢、已大雨雹、十一

月流人楊武陷梁州、十二月河東地震雨凶、
傳曰、劉聰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
聰惡之、乃弒帝、書崩于平陽、言非其所也、春秋書
魯昭公薨于乾侯、傳曰、失其所也、書聰弒帝者、責
在後君必討弒君之賊也。太子業即位于長安、不
係於建興元年、而係於永嘉七年、何也、曰、春秋入
公即位、於六公之傳、遭喪繼位、每年正月、則改元
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也、杜預
曰、天子之喪制、嗣子位定改元、必須踰年、此繼父

之業、不忍變於中年、若六月癸亥昭公之喪至自
乾侯、戊辰定公即位、此則國史直書、不須係改元
而後書即位也、漢魏而下則不然、既立年號、又復
易之、元經依晉史舊文實書月日而已、故懷帝正
月崩于平陽、四月愍帝改元繼位、皆舊史之文、是
以元經或因而錄之、或改而筆之、故曰筆則筆、削
則削、占之道也、五月壬辰詔曰、陽九百六之厄、雖
盛世猶或遘之、況朕幼冲、纘承洪緒、昔周公分陝、
姬氏以隆、平王東遷、晉鄭是輔、二公掃除鯨鯢、奉

迎梓宮。克復中興。琅邪王先爲鎮東大將軍、乃進位左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者、南陽王模之子、今有秦州之地、隴右氐羌皆從焉、乃進位左丞相都督陝西諸軍事、各因其所鎮而任之順也。六月石勒攻兗州、害刺史田徽、由是山東郡邑皆陷於勒、荀藩者、司徒勗之子也。遷至司空、帝爲太子時、以藩世臣也、令攝國政、遇鄴奔滎陽、卒於開封、喜慶不書官、貶其生不貶其死也。生無功於君即不書官以貶也死得令終即書以全之陶侃爲荊州長吏元帝見之大悅、遷武昌太守、杜弢杜曾賊起攻侃於沔口侃急走入舩獲免、不書敗、嘉侃之節、終能平賊、不欲其敗也。故不書敗、已已大雨雹、本志謂盛陽雨水而陰氣脅之、轉而爲雹、劉向曰陰脅陽、臣脅君之應、河東雨肉者、肉妖也。天下之亂、河東妖孽尤爲甚焉。

經 建興二年春帝正月已已、黑霧、五月辛未日隕于地、又三日相承、自西而東、三月石勒陷幽州、殺王浚、五月西平公張軌薨、六月劉曜寇新豐、將軍索綝破

之秒七月、劉曜逼京師、將軍麴允破之、詔北中郎將劉寅克頓丘

傳曰、黑霧着人衣如墨。連夜凡五日而止本志謂時君昏耗之妖也。曰隕者、日不隕也。有妖物象日之形墜于地爾。三日相承者、亦妖氣映日而人眯之有三焉。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蜺彌天、皆此妖也、天晴即無之。本志謂元帝渡江、劉聰李雄各據曹劉舊疆三分之應也。石勒陷幽州、牧王浚大罵而死、不書官、貶其逆與賊同耳。張軌者少以

儒學顯名、永寧中爲涼州刺史、化行河右、撃虜曰、天下方亂、有避難者、惟梁士耳執司馬楊胤言曰、東羌韓雅、殺秦州刺史張輔、明公、仗鉞一方、宜懲不恪。春秋之義。諸侯相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雅聞之降、軌大發兵破王彌劉聰有功、進位司空、封西平公、遣使朝貢、歲時不絕、朝廷嘉之、俄患風遺令曰、文武將佐、當盡忠報親、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善相和遜、以聽朝吉、卒年六十謚曰武公、而甕褒忠勲也。索綝者、司空靖之子、舉秀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累遷王安西將軍、懷帝蒙塵、綝糾合義衆、破賊黨、立秦王爲主、劉曜及趙冉寇新豐、綝擊破賊書之、告捷也、七月曜冉復逼京城、麴允討破之、允金城人、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言多也。累以戰功遷雍州刺史、劉曜趙冉逼長安、允討之、殺趙冉、書告捷也、劉寅克頓丘、頓丘石勒僞署太守邵攀所居也、韶北中郎將劉寅往克之、斬邵攀、書克、得衆曰克、杜預云、不期而薄之取勝、故以克爲文、按春秋鄭伯克段于鄢左傳曰如此則言元敵相等勝之曰克也

（經）建興三年春帝正月、盜殺晉昌太守趙珮、二月猶盧爲代王、四月將軍周訪討杜弢張彥、六月發漢二陵、辛巳救雍州修復陵廟、秋七月劉聰寇上黨、劉琨救之、王師敗績、八月荆州刺史陶侃擊杜弢、湘州平、冬十二月涼州張寔進玉璽、

傳曰、凡稱盜不名者、微也、趙珮爲晉昌太守、遇亂爲群盜所殺、書官、憫王臣也。春秋之義書盜殺鄭公子發公孫輒、傳云、書盜非大夫士庶人微者莫

得獲其名耳、按春秋書盜或無名或時稱名者盜殺衛侯兄擊傳曰齊豹爲司寇作不義經書爲盜今元經所書盜殺王臣猶盧以未嘉因舊史成文亦言人徵不獲其名

六年封代公、至是益强盛、中國失道莫能制四夷之僭故曰猶盧爲代王、爲者言也以明西晉莫能制自爲也

其僭也。周訪者孰謂、曰潯陽人也、與陶侃結爲友

元帝以訪累有戰功、遷振武將軍、詔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船艦、訪以長岐槍拒之、賊將張彥昭豫章、訪擊之、臨陣斬彥、書官以旌功也、六月發尋陵杜陵及薄太后陵、面如生、得金玉不可勝計、是時朝廷草創、收其餘以實內府不書盜發者何、譏世衰無法。又收古陵餘物。言非盜獨然。由國自收之矣。劉聰寇上黨、先是劉琨下有徐潤者、琨愛之、護軍令狐盛諫琨令去徐潤、潤反譖盛於琨、琨殺之、盛子泥奔於劉聰、聰以泥爲鄉導、攻上黨、又襲晉陽、劉琨救之、爲聰所敗、識琨之過也。春秋之法有識有貶、有嘉按劉琨力與夷狄爭戰雖小過不能掩大節故譏之而已陶侃受元帝節度、以周訪趙誘爲前鋒討杜弢、破之、書湘州平、告功於元帝也。曷謂告功於元帝、曰自建興初、琅邪王

南渡、浙江湘粤東晉節制而中原否矣舊史以元帝未紹位、故策書赴告、且繫之於西晉耳、按元帝始都建鄴江東歸心及愍帝永嘉初外諸軍事乃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於宣城又分遣諸將平杜弢於湘州周訪趙誘告功實系東晉張寔者西平公軌之子也、王壟者、寔繼襲梁州有軍士得玉璽、其文曰、皇帝璽、羣僚稱慶、寔曰、孤常恨表本初得玉璽、諸君何復難耶、送千京書進者、嘉其矛慮難及愍帝安陌大哭臨三日遣將東赴國難及愍帝崩寔年號猶稱建興此臣節不虧老效也按定開長

建興四年春帝正月三月代王猗盧薨、夏四月、涼州張安遜遣步騎赴京師、五月雷照叛降李雄七月劉曜攻北地、王師不戰而潰、八月劉曜逼京師十一月辛丑帝蒙塵于平陽十二月己未劉琨出奔于段匹磾、

傳曰、猗盧雖夷狄事晉、封爵于代、貢奉不絕生爲王臣、死以王禮、故書薨、張安遜者何、曰張寔字安遜也、賊逼京師、四方阻絕、惟寔遣五將東赴國難、書字者、嘉之也、猶春秋書邾儀父、傳稱者嘉之也、雷照者、平夷太守也、殺南廣守孟棓、以二郡叛降

于蜀李雄、不書太守者、言非其守也、王師不戰而潰者、劉曜攻北地、麴允麴昌士卒未和、故不戰而師衆自散、議將主無法所以潰也。八月曜遁長安、內外斷絕、公卿守小城自固、京兆宏農馮翊上洛四郡之兵不敢進、京師饑甚、人相食、死者大半、帝膳以麴爲粥而已、十一月、帝以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曜以帝爲懷安侯、故書蒙塵于平陽不書降諱也。春秋爲內諱。元經爲中國諱。聖人之情一也。按春秋以內爲中國、以列國爲外、魯爲內以列國爲外、魯之其吉非諱魯公而已也痛周公

典禮在魯君臣不能秉而行故善則書之惡則諱之語云甚矣吾衰也不復夢見周公此其志也元經以中國爲內以四夷爲外晉之衰也羣胡亂華臣主屈辱仲淹蓋傷之不忍書其降曜亦春秋之諱也。十二月劉琨爲石勒所敗、乃奔段匹磾者何、匹磾東郡鮮卑也、懷帝朝以爲右賢王、助國征討、假節大將軍、劉聰遁洛陽、琨與匹磾結盟共討石勒、勒攻樂平、太守韓據棄城走、琨不能救、乃奔幽州依匹磾、從飛狐道入、匹磾見之甚相重、書曰出奔者、言內地皆夷狄所有矣。按劉琨奔匹磾自此河東皆陷于石勒矣

經　建興五年春帝正月、帝在平陽宋哲奔江南、二月

太守李矩破賊劉暢三月琅邪王稱晉王改元建武
七月大旱胡蝗冬十一月丙子日有蝕之十二月戊
戌聰弒帝崩于平陽劉聰死
傳曰帝在平陽猶居外也宋哲爲鎮東將軍當長
安之陷也哲與焦嵩竺恢赴國難事不濟南奔元
帝書曰奔江南棄中原也琅邪王自永嘉之亂出
鎮建鄴至是因宋哲奔江南宣愍帝詔曰朕今幽
塞窮城誠恐一旦崩潰卿詣丞相使攝萬機王素
服舉哀乃依魏晉故事稱晉王改元建武元年按永嘉元

年以後中國士族文物大半奔江南史筆南朝遂書耳今元經但以建興五年盡十二月以全晉繫之終焉其實三月以後即建武之史也七月大旱爲謂胡蝗曰翳書雍四州皆蝗是時石勒亦浸奪民稼時人語謂之胡蝗丙子日餝劉聰弒逆之兆也十二月聰大會使帝行酒洗爵晉臣在坐者無不失聲泣麴允大哭乃自殺辛賓抱帝號慟諮聰所宰書聰弒帝去其姓貶僭逆也于平陽言頓失所當以天子之禮終焉則聰死何以不去姓所以示貶也及卒則書姓名以彰其罪也聰弒二君賊害忠臣不可勝

紀君子既貶其生、又貶其死、以疾惡之甚乎、傷主
書于經者　　薨卒
特暴其罪

元經薛氏傳卷三

經　東晉元帝太興元年帝正月、帝卽位、三月立皇太
子、無傳卽明帝也　夏四月戊寅、禁招魂葬、五月王敦叛匿磾
殺劉琨、六月帝親雩、戊戌立皇子晞爲武陵王、初置
諫鼓謗木、七月戊申詔蒲牧舉善察惡、十一月新野
王歆薨、庚申詔公卿上封事、新作聽訟觀、己卯琅邪
王渙薨、復立昱、癸巳詔旌吳賢

傳曰、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二
子、幼有令聞不顯灼然之迹、蕩陰之敗也、帝懼禍

將出奔、而月明無由去有頃雲霧晦暝、因潛得去、
成都王頴先令諸關無出貴人、帝至河陽、爲津吏
所止、從者宋典諫帝馬曰。宜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
吏聽過、至洛陽迎太妃歸瑯邪、永嘉初、用王導計
求鎭建鄴、西都不守、帝於三月卽帝位、經書正月
卽帝位者、西祚已盡。東晉首新。故必於大興元年
正月卽位、春秋所謂正始也。且明中興始焉。招魂
葬、非古禮也、漢魏之術皆妄也、葬之爲言藏也、仁
人於其親、掩藏歸穴、不豐不儉、必約於禮焉、延陵

季子曰、骨無不之、此言葬形非葬魂矣、禁之、禮也、
劉琨既葬、歸段匹磾、弟未波納石勒厚賂、潛欲段
匹磾、以琨爲內應事覺、爲匹磾所囚、王敦密勸匹
磾害琨、磾殺之書曰、王敦段匹磾殺劉琨、言二兇
同惡殺賢人也。帝親雩、旱也、春秋凡啟蟄而郊、龍
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襄五年秋大雩、二十
八年八月大雩、皆傳云旱也、今帝親雩、善得禮也、
按西晉四主凡五十二年大旱多矣未嘗親雩以祈農事今元帝中興能修雩祀誠得禮矣雖非龍見於時無足陵王正也、事迹在武帝太元六年

初置諫鼓謗木者、書賢君能復古道。有意於治矣。

詔州牧舉善察惡。戊申詔云、州牧刺史相檢察、不得阿私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當受閶闔之責。此明東晉之治。先乎旌別矣。新野王弼者、汝南王之子。書薨、得禮也。十一月詔曰、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天災譴戒、彰朕不德。公卿各上封事、具陳得失。朕將親覽焉。聽訟觀者、外朝別館也。帝始臨國政。慮民訟壅隔。特作此觀。士之道也。（晉開衢宣聽於民其是之謂乎）琅邪王渙、帝子也。既

踐祚、以子哀奉琅邪恭王祀。卑世更以皇子煥爲琅邪王。王薨、得立皇子昱爲琅邪王。經言琅邪中興之國。祀不可絕。故書曰復立昱、重繼也。癸巳詔曰、漢高經大梁。（無忌之賢。齊師入魯。修柳下惠之墓。其有高德名賢。或未旌錄者。具條以聞。）書元帝得古義也。舜紹堯、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歸心焉。周武克商、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斯皆聖王初興、必賴賢獻共格于治。元帝渡江首下此詔宜也。

經太興二年春帝正月迎梓宮于平陽不克二月徐龕討平賊周撫夏四月陳川以浚儀叛徐龕以太山叛陳安以秦州叛五月將軍祖逖討石勒戰于浚儀甲子刺史周訪討平賊杜曾七月太常賀循卒冬十月十一月石勒僭號趙南陽王保稱晉王于祁山傳曰愍懷二帝皆播遷于平陽崩于劉聰皆不書葬言不得其禮終也至是正月丁卯崇陽陵毀五月癸丑又大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乃遣將軍梁堪修復山陵迎梓柩于平陽書曰不克存孝思也按存陽崇晉文帝陵也大陽陵惠帝陵也二陵在西都爲劉曜所發掘書曰毀言陵自毀不忍書發也書賊周撫者一名堅爲彭城內史殺沛國內史至是太山太守徐龕討平之斬撫傳首京師書告功也以時建鄴爲京師四月陳川徐龕陳安三者同書叛言中原未能平也平北將軍祖逖興石季龍戰于浚儀王師敗績書皆陣曰戰不書敗者嘉祖逖之忠有志爲晉平中原君子不欲其敗也故諱其敗績甲子安南將軍周訪討杜曾之賊戰于武當斬之書功也賀循者其先慶氏避漢宣諱改賀氏始爲琅邪

王司馬爲參佐、隨帝南渡、加開府儀同三司既卒、
旌中興之臣也。石勒據襄國、劉曜遣使持節署勒
進爵趙王、封二郡、如曹公輔漢故事、書僭號者、連
劉曜皆貶之也、案石勒載記張賓等上疏請即皇
帝位合二十四郡爲趙國內復冀州之境南至孟津西達龍門東至河北至大單于以撫百蠻勒乃許之南陽王保者、
南陽王模之子也、愍帝初立、以保爲右丞相、至是
自稱晉王、全有秦州之地、涼州張寔立之也、按本史保傳曰保降劉曜而死秦州刺史陳安迎保衷以天子禮葬於上邽亦謚曰元
經太興三年帝正月二月辛未秦龍冦厥次刺史邵

續戰沒、三月慕容廆來獻玉璽、夏四月杜矢流于襲
軫、五月太子詮遇害于平陽、徐龕率衆來降、六月
盜殺涼州張寔、弟茂立、將軍祖逖破石勒軍於汴水
八月辛酉、遷神主于太廟、將軍周訪卒、皇太子釋奠
于太學、九月徐龕復叛于趙、
傳曰、邵續者孰謂、曰散騎乘之子也、王浚假續將
軍樂陵太守屯厭次、石勒既破王浚、獲續子、又遣
人招續、續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爲叛臣遂
與段匹磾共攻勒、多勝捷、帝以續爲冀州刺史、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其忠也。燕慕容廆時平州刺史崔毖陰結高麗及宇文段國伐廆、欲分燕地、廆與戰、入宇文之營獲皇帝玉璽玉紐、遺長史裴嶷送于建鄴、晉來獻、嘉廆不忘晉舊也。枉矢者何、流星類也本志謂凡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外曰飛、大者奔、蛇行者蚖事也、枉矢類流星、而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長數尺、主反萌、亦爲以亂伐亂。按翼二十三星、天軫四星、主冢宰輔臣又主車騎、今枉矢流於其間、象冢宰胡亂中華有南侵之應。太子沒于劉聰、至是遇害、帝三日臨哭之、禮也。徐廣先以太山

石季龍所襲被執、續呼其兄子竺曰、吾志在雪國耻、何無上之甚也、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故有二心。季龍送續于勒、勒讓之曰、夷狄不足爲君忠節實無二心。恐不容于明朝矣。昔周文王生于東夷、大禹生于西羌。帝王之興、當何常耶。囚去眞卽僞、不得早扣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勒曰、忠於其君者吾所求也。竟遇害。書官以殺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叛于趙、至是偕石勒率衆來降、不書官貶龕反覆、
雖降不爲可信矣、盜殺張寔者何、曰京兆人劉引
挾左道、客居凉州、燃燈懸鏡於山穴爲光、受道者
千餘人、寔左右皆事引、引鄉人闕沙牙門沙仰、引
謂曰、天與我神璽、當王凉州、沙仰密與寔左右十
餘人、謀殺寔、奉引爲主、寔潛知其謀、乃收引、先殺
之、而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書曰盜竊無名
氏也。寔子駿年幼、故衆立其弟茂、茂但受凉州牧、
而以兄子駿爲西平公、書茂繼立者、賢之也、按茂
實

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曰、先人以孝友此稱、世執忠
順、今雖華夏大亂、汝當謹守臣節、上不負晉主、下
保百姓、吾氣絕之日、袷入棺、祖逖字士雅、世吏
無以朝服以彰吾志、故書曰賢、
二千石爲北州舊姓、然性蕩不修儀檢、元帝南渡、
逖避亂淮泗、帝用爲徐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
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屯
於淮陰、鑄兵器而後進、石勒遣將陶豹來戰、逖使
韓潛追擊于汴水、豹宵遁、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
土、不言破陶豹而書破勒軍、大其功也、遷神主于
太廟、時初建宗廟、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

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議曰、商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懷帝上繼太祖、不繼惠帝。弟不繼兄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八世其名一也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也非上祖宜遷也書遷神主、言遷毀議定、猶八室也天子七廟古之道也其間有兄弟繼立則於義非二世按晉元帝大廟七世即自豫章太守昱昱生潁川太守雋雋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懿懿生景帝師師生文帝昭昭生武帝炎炎生忠帝哀哀生懷帝熾武帝孫鄴是爲愍文帝兄弟義著祖宗百世不毀則是上自潁川次愍也愍凡九神主除景帝睿爲京兆及宣景文武憲懷愍九八室神主昭穆如倫訪者宇士達家濤陽與陶侃結友、前後征討多戰功智勇過人與卞與名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王敦雖懷逆謀、然終訪之世、不能爲非。年六十一卒、贈征西將軍、書官而終、貴之也。太子釋奠之禮久廢、江南文物始修於茲、有以見人君先齒胄之禮、由大學而興乎。徐龕復叛于石勒、不書石勒而書趙者、言中原分裂、猶敵國也。故書國且言晉衰矣。

（經）太興四年春帝正月、二月徐龕來降、鮮卑末波獻信璽、癸亥日躡、三月置諸經博士、夏四月段匹磾没

于趙、七月戴若思劉隗王導都督司空、八月常山崩、
九月將軍祖逖卒、十二月慕容廆爲都督幽平諸軍
事、

傳曰、徐龕復來降、其去也可貶、其來也可恕、故君
子亦書之、以懷後至者也、鮮卑末波奉送皇帝信
弟也、襲匹磾而附石勒、及中興末波奉送皇帝信
璽于我鮮卑國也、末波是其名也、若春秋書長狄
僑如之類、別無官族褒貶之例、癸亥日鬬者何、日
本志謂太興元年乙卯、日夜出、高三丈、有赤青珥、

二月癸亥日鬬、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皆帝
寵幸劉隗、而擅威福、王敦四之、舉兵犯京師、禍及
忠賢之兆也。置諸博士、博士秦官也、漢因之、九經
皆有博士、魏晉學校不絕、元帝中興、置周易儀禮
公羊三經博士、書曰諸經、皆當備置也、（逸校本史經任博士）
者毛詩郎有文立周禮即有陳郡春秋三傳有劉
兆二禮有范隆尚書有華景道周易有續成五經
音訓有徐邈此皆晉儒之著聞者也、段匹磾者、鮮卑人、王浚表爲遼
西公、後遷幽州刺史、至是與石季龍戰敗、被擒於
襄國、嘗著朝服持晉節、乃遇害、書沒于趙、趙晉敵

國也匹磾不書官貶也、曷謂貶、曰匹磾始與劉琨結盟事晉。琨窮來歸之而匹磾害琨。故旋踵亦被禍。大計一虧。小忠無益也。按劉琨傳王敦使匹磾矯詔收琨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有使來而不告我是殺我也因歔欷爲匹磾繼死載若思劉隗王導同書者何、曰、皆佐命功臣也。若恩屈于王敦、劉隗奔于石勒、各不保其終。王導者、誅王敦、有大勳於東晉、然同書者、舉其始所以待其終、同其恩所以異其效爾。若春秋書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但書其同盟、無復以爵先後爲義也。逸按戴劉王三賢並佐命者王敦傳云帝用劉隗劉隗若思亦以討劉爲名其實禦王敦是也常山崩、書異也、若春秋書梁山崩、杜云異無繫災咎也。逸字士雅范陽人元帝中興、逖有振復之志誓以期清中原。遷豫州刺史、累破石勒、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逖據武牢、恐南無堅壁、乃率衆築壘未成而病、俄而卒于雍丘、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書官以卒嘉其忠也。言山有朽壞而崩非災焉記異者蓋言一時之

慕容廆爲都督幽平諸軍事、初廆元康中居大棘城、大棘城顓之墟也爲鮮卑都督、累有戰功、至是受都督幽州軍事平州牧、書于經、懷外夷也。

（經）永昌元年帝正月改元、王敦反、三月帝大閱于郊外、夏四月王敦自爲丞相、殺戴若思周顗、五月周慮反、殺將軍甘卓、六月旱、秋七月太山陷于趙、冬十一月太尉荀組薨、閏月乙丑帝崩于內殿、

傳曰王敦反者何、司徒王導從父兄也、潘滔嘗曰、處仲敦字也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爾若不噬人亦爲人所噬。東海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元帝典以敦爲帥、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帝惡敦而長之、遂引劉隗刁協爲心腹、敦益不平、至是舉兵內向、以誅劉隗爲名、帝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三月帝大閱兵也。春秋桓六年六師于郊外、將伐王敦、此先閱兵也。春秋桓六年八月壬申大閱、傳云簡車馬也。周禮大司馬之法、仲冬教大閱、戒衆庶、脩戰法、萊所田之野、陳車徒

斬牲以誓曰、不用命者斬之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若大師則掌戒令、及戰則巡陳視事而賞罰之、大師謂王親征伐也。書曰、帝大閱、言得禮也。

敦自爲丞相、非帝命也。敦既克石頭、乃收周顗、戴若思、曷謂與逆臣同貶、曰顗與若思、帝委重兵、不能善謀討賊。而自取夷戮。亦猶一賊耳。故皆貶宮。

吳、春秋書趙盾不能討賊也。況周顗戴若思各領兵奉王命討敦而不克雖不書官亦可貶其無功。甘卓字季思、西晉之亂避難棄官東歸、遇陳敏、後討陳敏有功、累遷梁州刺史、鎮襄陽、王敦向闕也、卓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討之。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使求和。謝卓曰、君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即還軍、會襄陽太守周虑承敦意、詐言湖中捕魚、乃襲害卓、書曰、周虑反者、言虑受晉官、陰附王敦、殺害忠黨、故先書其反而後殺卓、疾惡甚也。卓書官、貴之也、七月、石季龍攻太山、執其守徐龕、不書守、守賤不足書焉、守大章　惠帝西幸、以組爲河南尹、兄弟苟藩之弟也、字大章

貴盛、權不容于世、雖君大官、但諷議而已、洛陽陷、組藩皆出奔、愍帝時、組藩共保滎陽之開封元帝與、組稽樾勸進、大興初逼於石勒、乃渡江、錄尚書事、遷太尉、書官以薨、貴舊德也。乙丑帝崩于內殿、終以正也帝爲王敦所逼、下凌上辱憂憤而殞、故葬速、禮有闕如也。按本史云晉室紛亂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經路區區僅全吳楚終以下凌上辱憂憤告謝蓋恭儉之德雖充而雄武之畧不足也

經　明帝太寧元年春正月帝卽位、癸未黃霧四塞、蜀李驤破譙登越嶲漢嘉降于蜀、二月葬元皇帝壬申

隕霜殺穀無傳按春秋霜殺草猶書況麥北乎三月饒安東麥安陵縣災、王敦求徵五月京師大水、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將軍陶侃平交州梁碩、秋七月劉耀滅陳安、八月石季龍殺青州刺史曹嶷、

傳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建興初立爲皇太子、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庚寅卽皇帝位、經書太寧元年正月帝卽位者、端其本始也。按穀梁春秋正始所以端本也癸未黃霧、本志曰、是時王敦擅權謀逆之兆也李驤者、李特之弟也、特子雄僭號、以驤領兵

征涪、執梓潼太守譙登、又越薦漢嘉等郡皆下之、
曰書降于蜀、蜀王雄盛、開拓漸廣也、饒安諸縣災、
春秋言內災繫宗廟社稷則書、外災來告亦書之。
元經天下之書也。無分內外。凡天火譴戒則書焉。
饒安東光安陵災、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此
災尤大者也、本志謂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
邪勝正、則火失其性、雖興師不能救、是謂火不炎
上、蓋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極陰生陽之禍。王
敦自爲丞相、專朝政、將謀篡位、風朝廷徵已、帝不

得已以手詔之、敦遂起兵下蕪湖窺覦而動也、元
月大水、春秋之例曰、平原出水爲大水、按桓元年
三年夏大水今夏大水亦傷禾稼故元經因舊史書災異
女也、明帝卽位、立爲皇后、册曰、妃庾氏、昔承明命、
作嬪東宮、履信思順、以成肅雍之德、正位閨房、以
著恊恭之美、崇嫡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秋、以奉
宗廟、使使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母儀天下、潛
暢后教、其敬之哉、經書正也、按琨贈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兄亮管詔命宮至中書令　交州賊梁碩者、攻陷交州、殺刺史王諒、平

南將軍陶侃、造將高寶討頴斬之、傳首京師、告功也、陳安者何、曰初爲劉曜將也、遣安擊張春滅之、安於是叛曜、至是曜討安于隴城殺之、書曰劉曜滅陳安、兩名猶春秋諸侯相滅。非王命而滅之者皆爲不道也。故兩書名。俱貶也。按春秋小國相滅齊威公不能救則威公恥之故狄滅邢滅衛而齊威以邢遷夷且言儀遷衛楚丘所以興滅繼絕須伯者行之。晉不王時無伯政使亂臣賊子互相屠滅有足傷焉。司馬九伐之法其最重者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無是之罪明不可滅也劉曜滅陳安陳安殺張春張春弒晉王此三者皆非法互相賊害元經傷之矣曹疑者建武初爲青州刺史、與并州劉琨、幽州段匹磾冀州邵續兗州

邵續、兗州劉演、皆附元帝勤進、爲晉藩屏至是趙將石季龍攻陷青州、疑遇害、稱官見殺、閔忠臣也、

經太寧二年春帝正月、帝臨朝、懸而不樂、石季龍寇兗州、三月劉曜寇魏興南陽、夏五月、王敦矯詔以含應爲將軍、七月壬申、帝躬率六軍討王敦、敦戰敗憤卒、丁酉、帝還宮大赦、賞功臣有差、冬十月、王導爲太保、西陽王羕爲太尉、豫州祖約保壽陽十二月帝謁建平陵、

傳曰、帝諒陰始臨朝、行元會饗宴禮具宮懸不考聲、言天子喪制、行告禮、故懸而不樂、權宜也、趙將石季龍攻我兗州、刺史劉遐、退保泗口、三月劉曜遣其將康平攻我魏興、及南陽、言二趙日侵晉也、敦矯詔以其子應爲武衛將軍、兄含爲驃騎大將軍自樹其族、將謀篡也、丁卯王導爲大都督、溫嶠爲中壘將軍、卞敦守石頭城、應詹爲護軍、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庾亮領左衛、卞壼行中軍將軍、王窬祖逖劉遐蘇峻陶侃等環衛京師、七月壬申帝躬率六軍、由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勇壯士卒千人渡水滝其不備大破之斬敦前鋒何康、於是敦憤懊而卒、乙未敦衆濟水至宣陽門、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賊黨悉平、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封王導爲始興郡公、溫嶠建寧縣公、卞壼建興縣公、庾亮永昌縣公、劉遐泉陵縣公、蘇峻邵陵縣公、應詹觀陽縣侯、趙允湘南縣侯、卞敦益陽縣侯、其餘封爵各有差、賞平賊之功也、王導西陽王羕書並命、得賢輔也、祖約

爲豫州刺史是時石勒將石生屯洛陽、謀攻我豫州、約退保壽陽、晉日削也、十二月帝謁建平陵、行大祥之禮、古者不封墓、至漢而下、帝王陵皆立廟、大祥謁廟以明孝思、行之可也

〔經〕太寧三年春帝正月戊辰復三族刑、三月壬辰立皇子衍爲皇太子癸巳徵任旭虞喜爲博士、夏四月詔議政道論直言、五月陶侃都督荆湘雍梁州大旱、自正月至于是月、秋七月郗鑒都督青徐二州、詔興滅繼絕及五郊祀、秋八月戊子帝崩于東堂、九月癸卯太后臨朝、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冬十月癸巳朔日有蝕之、

傳曰、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本志謂謀反大逆枭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惡類也、又云女子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若父母有罪而刑已出之女、或夫黨坐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刑、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嬰戮二門、非所以哀矜羸弱、故三族刑、因王敦大惡之後、行刑以戒其惡也、不及婦人、矜無辜也、

皇子衍長嫡也、爲皇太子、正也處士任旭、字次龍
臨海人、元帝初鎭江東以手書召才出、事具隱逸傳虞
喜字仲寧、會稽人、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
詣喜、自云不能測也、于時王導建學校下詔曰、夫
興化致治、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任旭虞喜
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典墳。前雖不至、今更
以博士徵之、事具儒林傳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維
新、宜令太宰司徒以下詣都堂參議政道、諸所因
革務盡事中、又詔曰、苟有一言亮正予違汝弼望
共勗之、史言明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雖享國
日淺、而規模宏遠。觀二詔可知矣。陶侃都督荆襄
等四州本史謂明帝分上流之勢。強本弱枝。國之
善謀也、郗鑒自明帝時假節鎭合淝、帝仗鑒爲外
援、既平王敦、又委鑒東北、以禦趙寇也、詔曰三恪
二王、世代所重、興滅繼絕、政道所先、又宗室哲王
有功勛於大晉、佐命功臣、開國昭王誓同山河、苟
廢絕禋祀、甚用傷懷、主者詳議應立後者以聞、又
詔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中興以來、惟南郊未

嘗北郊、故四時五郊之祀、都不復設、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依舊詳處、二詔皆古之道也、書于經足以爲萬世法矣。八月壬午帝不豫、召大宰西陽王兼司徒王導、將軍陸曄丹陽尹溫嶠、受遺詔輔太子、丁亥詔曰、昔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扶育漢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忠臣之道乎。敬聽顧命、受任託付、雖有內外其致一也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唇齒表裏相資百辟卿士其總已以聽冢宰、保幼冲人、戊子帝崩于東堂正其終、九月太后庾氏臨朝稱制、帝幼故也。按明穆傳曰羣臣奏天子冲幼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四乃臨朝、后兄亮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禮也。十一月日蝕、本志謂癸巳朔、日蝕在卯、至斗吳分也、蘇峻作亂之兆也。按蘇峻平王敦有大功及受顧命峻不預以此慫望而庾亮倚后威欲害峻於是謀逆故日蝕者后不明也

CL
NO. 43338

元經卷三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